

挣扎和游走的快感

赵洋

破灭之物在破灭中尽情的瓦解，破碎的只有在巨大的破碎中生成，世界是不可言说之密。盛天泓的作品是在挣扎和困顿中生发的，像无数残留之物，等着你去串联，像烧瓶里的液体，躁然的期待融合的悸动，像阁楼上堆满尘埃的旧物，隐秘在世间的包浆中旋转，期待回味，寻觅线索，蓄势待发的能量只在头脑的回路中产生。他就是这样一个旁观者，冷静隐忍旁若无人，物必有专攻，在绘画的耙犁中，他无疑也是最老辣的猎手，就像作品中被肆意打破的界限，对于不需理解的艰涩，以及对叙事的无视和偏见，对无望误读之迷恋，缺失的语句，欲隐还现的草稿般的复线，看似荒芜的画面布满玄机，美妙之物偏偏喜爱以曲折的方式呈现，一切便都显得迷雾重重。有的只是守株待兔，若有其事的等待高手间刹那的电光火石般的过招，逼格高悬的作品，蕴含的是最艰涩的喜悦，非明眼人不能揣其端倪。于是在观看中，他让观者于片段中停留，持续的迟疑，溃塌隐含为某种显现，简洁的描述让人曲解，言不由衷的幽默让人豁然开朗，思维的阻断成为最直接的理解。火焰尽情的燃烧，灰烬也迷醉寂灭，天泓正是这样一位沉醉于挣扎和游走的快感中的艺术家，他用戏谑骚扰了我的凝思，用含蓄的幽默举重若轻的游走于戏和谑的边缘，就如同德语中的 witz, witzig, 可译成幽默、幽默的。同时也是好玩的，快乐的，有趣味的，拙趣的，古拙的。它是隐藏的快乐，它是源自陈老莲的，金农的，还有乔托的，是相对于宫廷的，是平民的快乐，苦中求乐，自求解脱。此岸即彼岸。去年在杜塞尔多夫，天泓与我参观它的母校，莱茵河从教室窗前蜿蜒的流过，几只寒鸦在远处盘旋，天色乍青，一抹暖色从云端倾泻而下，仿佛就让人想起了什么，如同他的作品亦如他自己。

2016 年写于北京